

三國志

十六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魏書 國志二十六

○蒲寵



蒲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今時曹洪宗室親貴有宿愛是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

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耳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揚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臣松之以為揚公積德之門身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淫刑所監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時表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宿愛希



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
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
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
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
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
擾東陲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
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
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
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
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

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
夕聞羽遣別將已坐郊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
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
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
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
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遷
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
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
相對寵効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
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

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無入疆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

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充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

凌騰市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
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
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
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
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
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
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
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悖
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

世語曰王

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

魏志卷之三

又

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寵

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筆今君
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
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
為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
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
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楊宜口
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
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
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

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
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
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
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
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
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
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
之以懼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
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
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

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
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舡寵
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
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
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
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
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
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
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
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

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孰男女布野其屯
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吏督三
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
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
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
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
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
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
三年夢謚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

衛尉

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丈王

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姝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
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丈王問幹入何遲幹言
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主左右啓王滿掾
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
從求還自有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
為庶人時人克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
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晉緝異州記曰奮性清
平有諸檢晉諸公讚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
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
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
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
瓚為表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

門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
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吾旣受之矣何不多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
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
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
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
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
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
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
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
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
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
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
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
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
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
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
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
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僂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
滅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

御各有分界乃共誓要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
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
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
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
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
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
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
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
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
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
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
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
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
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
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便以
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
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
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
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
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攬離使凶邪之謀

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

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為國生

事遂轉豫為汝南太守加珍夷將軍太和末公

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揚

暨舉豫應選

臣松之案暨字休先熒陽人事見劉曄傳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

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

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

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

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岸行地形及諸山

鳥山微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

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

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得賊及賊

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舡豫懼窮虜死戰

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

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

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

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

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

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

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敢動有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

魏志二十六

十一

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

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

魏畧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

詔征北威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鷄炊黍送詔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若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立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耶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爲畫像又就豫清儉約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爲立碑銘

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

豫節

魏畧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

三十戶謂豫曰頭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
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
冢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
於是詔褒之曰皆魏絳開懷以納戎今鄉舉袖以受狄金朕
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坐與之嘉平六年下詔褒
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
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
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
觸蹈鋒刃共殞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
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

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
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
紹竒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
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
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招
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
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
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
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討袁
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

九遺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
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
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
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
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
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荅曰昔袁公承制
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
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
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
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爲右曹操獨

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
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
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
慢易各毀大人便挺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
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
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
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
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
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觀
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

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郎中將出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鞬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閒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

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當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

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比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陁陁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農征討計必全克未
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
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
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
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
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為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

李胤同母早卒

案晉書弘後為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
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荀綽異州

記曰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為衛瓘
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為司空從事中郎與帝
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
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由與妻秀為即表訴被誣陷之出
論愷職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
後張華請為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為平北將軍假

鬼志二十六

十五

節在馮翊遇害世人
玩其辭賦惜其材幹

○郭淮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案郭氏譜淮祖全大建
司農父溫馮門太守

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
署為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
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
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
擾擾淮收散卒推湯盜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
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
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

而不足挫敵非等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
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陣備疑不渡淮遂堅
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郤節復以淮
爲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
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
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
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
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群臣歡會帝正色責
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
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

帝先教導守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
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
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定羗
犬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
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
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
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
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
唐蹠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
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

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

案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鄣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

謀淮策維必來攻親遂入泚中轉南迎霸維果
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
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寒等屯河關白土
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
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
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
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
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
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
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

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
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
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
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
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
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
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
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
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
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

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
有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
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
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
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

亭侯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注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

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宴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觀展在近書至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

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

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

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亦字泰寧山濤啓事稱亦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魏書

國志二十七

○徐邈傳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達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二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

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貌勳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貌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僚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貌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貌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質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度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貌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貌同郡韓觀曼遊

有鑒識器幹與貌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

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

官重在不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

但三州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約

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

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

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

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

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此來天

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

魏志二十七

三

故前曰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

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傳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

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

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

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

之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

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

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証當反其罪

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

言復與周平

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陵字元夏陵及二弟韶茂皆

摠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

魏志二十七

四

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陵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无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咸常伯納言也陵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陵以在魏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韶歷二官吏部山濤從事稱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不荅曰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

太祖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

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

明質

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子

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

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

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一匹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啻於何得此納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以爨食再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意少進飲食行數日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給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

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罷字季象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傳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

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少與同郡王凌

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

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

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

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

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

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

魏志二十七

六

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

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

篇言奇正之用

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端

青龍

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

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

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子為子之道莫大

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

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

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

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

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皆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察求全福祿者

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

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二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文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筭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蓋誤也

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

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入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

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臣松之以爲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

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爲識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後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人或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

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
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
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
鈇鉞大為峒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世語

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
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

若夫山林之士夷

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
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
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
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
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

魏志二十七

九

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

草吾所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

伯益名奔北
郭嘉之子

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
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獲
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
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
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

臣松之以為文奇
復擬則文淵顯言

人之失魏諷唐偉事陷惡逆著以為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
劉公幹雖其人皆性善惡有定然既交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
今而乃形于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父要之義於子孫則
揚人前世之惡於鄙夫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識子也以首
陽為拙柳下為工寄言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

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澆怯而義勇在朝

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

為著姓夙智性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旒字子旒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旒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旒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旬群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產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四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請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為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

魏志二十七

十一

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嘏為人淳粹凱弟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二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

以貫群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

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

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

取人務實道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

進退念各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

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

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筭壽不虛運策弗徒廢端一

小心清脩密靜軋軋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

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
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選
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
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
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
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二州廣農墾殖
倉穀盈積嘉平初大傅司馬宣王旣誅曹爽乃
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
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
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準繩而意正曲

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今居官者久
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
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
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儲穀畜帛反
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
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
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
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
達官之長而揔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
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度分爭

可乘豐而制吳蜀自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秦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組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善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

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秦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

騎校尉

案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

為河南尹太侯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

祖尚書令衛將軍述三坦之字丈度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相諸子中湛最有真言而承亦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爲時盛門去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傳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其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

見志二十七

十三

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士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去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矢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

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為從事中郎出為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

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豐卒起雍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為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常為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為尚書出為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

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
取雒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托將軍譚
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
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徧夏口
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
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
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
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
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
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

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
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
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
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
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其江外之郡不守如
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
未必可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
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
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
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

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傳嘏表侃
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
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
樂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
統許昌君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等儉
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
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臨
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
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
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
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
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
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
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
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蕪宄之
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
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有大
邱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
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
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

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湏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

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鑿焉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湏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景

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譴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督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督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豐有蕩覆吳之勢基督諫曰昔諸葛

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北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督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

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
父豹喪令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
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
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
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
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
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
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
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
確然共盡理寔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

指後由等竟不降

司馬彪戰畧載基此事詔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

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宜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亘城承書夙發若由等由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坦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徵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歿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其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先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

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其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麋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又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